

翠袖乾坤

伍淑賢

六月初,香港總商會為紀念創會一百五十周年,特舉行了一天免費乘搭船日,市民當天可免費乘坐中環至尖沙咀的天星小輪和由特定標記的電車。選上天星小輪和電車,據說是因為它們都有過百年的歷史,跟總商會一樣,可見證為香港的發展。

一八六一的聯想

如果今天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一八六一」,我們關心的未必是小輪和電車,而可能是太平天國將如何發展,和對香港的影響。一八五一年,洪秀全率領拜上帝會眾在廣西金田村起事,並稱王,定國號「太平天國」,再北橫掃半個中國,一八五三年攻佔南京,定為首都,改名天京,與清政府對峙,開始幾乎十年的征討,中間又發生了一八五七年的「天京事變」嚴重內訌。

到一八六零年以後,原本對太平天國抱中立態度的西方列強,立場開始變得負面,加上湘軍和淮軍的進逼,至一八六一年左右,天京形勢已十分危急,至一八六四年洪秀全逝世,湘軍未幾即攻克天京,天國也隨之瓦解。那太平天國跟香港又有甚麼關係,根據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God's Chinese Son》一書,一八四一年香港開埠之後,發展並不樂觀,但到了一八五零年代,特別是維港一帶,已是個頗繁榮的市鎮。據當時一個名為Angela Leung的基督教傳教士觀察,香港發展的轉捩點是一八五二和一八五三年。

砂礫中尋寶石

琴台聚

黃仲鳴

風雨之夜,山居獨坐,對着滿壁滿地之書,甚為煩惱。尤其是那一堆「堆」的影印剪報,既惱之又愛之。鄭振鐸說:「我也曾發願要寫作一部《中國小說提要》,並在《書報》上連續刊布二十餘部小說提要。但寫了五六個星期之後,便覺得有些頭痛,寫不下去。那些無窮盡的淺薄無聊的小說,實在使我不能感到興趣,便擱下。一直到現在。」不錯,浩如煙海的通俗文學作品,恍如一大堆砂礫,從中尋找寶石,實是一件艱苦的工作。我那一大堆所謂香港通俗文學的東西,就是一堆砂礫。

張愛玲、倪匡,也毫不留情的予以痛批。且舉港人熟悉的倪匡為例,鄭明嫻說:「《聚寶盆》中科學家王正操在研究發明的最後階段,作者讓他突然莫名其妙地失蹤,小說便不了了之。《奇玉》中大偵探衛斯理苦苦追求奇玉的下落,全篇結局是:『但我的追求至今未有結果,那塊翠玉和牛建才真的失蹤了……』像《聚寶盆》結尾一樣,作者會讓一位重要人物在重要關頭突然心臟病發作死去,來解決掉『整個懸在半空的故事』。在小說的處理上,明顯呈現作者缺乏收拾殘局的能力。」倪匡的作品,每見其收場,那是眾人皆知了;而他自已亦有自知之明,並且說:「花幾十塊錢買本書,看了前段,能讓你死追下去,已值回票價了。」通俗小說的功能正是如此,它所追求的是刺激性。鄭明嫻指通俗文學有幾種特色,第一種娛樂性,就包含刺激性在內。第二種教化性,她解釋:「通俗文學所謂的教化,其實是披着教化的外衣,以滿足膚淺



鄭明嫻這書寫得通俗曉暢,可堪一讀。 作者提供圖片

海闊天空

蘇狄熾

日本東北三一一地震,海嘯加上輻射塵,身邊好友都勸說要等三、五、七年後才可再到日本旅遊!抱歉,這個說法只打消了我四月初的京都賞櫻行程,到了五月中,還是按捺不住,乘著超平宜的機票優惠,直撲日本關西。

重踏日本遊蹤

好友經常取笑,說日本是我的第二故鄉,不記得從何時開始的,年中一有空檔時間,不管是三、五、七日,不管是開心或是煩心,不管是旅遊旺季,不管有否旅伴同遊,訂了機票,就飛東瀛。日本是一個最適宜一個人旅遊的地點,公共交通設施發達、便捷、安全;人民禮貌友善、樂於助人,尤其對外來者,總是很得體地應對。舊日工作關係認識的日本友人,每年元旦還是寄贈信帖,互道近況。遇上無從控制的天然橫禍,他們也只是默然接受,努力從工作,做好本份,期望災難過後,盡早重建,恢復原貌。經歷過一九二三年的關東地震、一九九五年的神戶地震,他們深信自家人民這次也一樣能夠挺得過去。

回想當日在電視機前看到地震引發海嘯,席捲東北海岸,宮城、岩手、福島、茨城各縣市,這些地方都是我過去十年足跡所到之處,剎那間變成廢墟,海潮過後,剩下的只是朽木斷樑、殘垣敗瓦,直叫眼淚的我也禁不住淚灑。往後的周末,每天收看日本NHK World頻道的災情直播,同時為這個多難的國家及日本友人祈禱。三個月下來,天災雖過,人禍卻仍未解除。地震海嘯災後重建緩慢,輻射洩漏遺害影響深遠,歸根究底,是日本人的一次重大考驗。執筆時,首相菅直人因管治不善、救災不力,遭受人民朝野彈劾,傳聞將於七月中呈辭。外人管不了這些內政事務,卻可以提供實質支持,重踏日本各地旅遊,這個我可以提供實質支持,率先響應!

一朵花的修行

1. 一朵花的修行

「請問需要如何修行,下輩子才能成為一朵花?」聽到這樣的問題,大吃一驚。很久以前就打算寫一本書,已經定好書名叫《朵拉的花園》。內容全是與花有關的文章,因為實在是很喜歡花,並且為花寫了許多篇章。理直氣壯把自己歸類為愛花的人。無論到哪裡旅遊,不管走到什麼地方,在何等季節,看見花,有名的園圃中大花,無名的山地小野花,都會情不自禁地讚嘆,對不同的花的造型之美和顏色之艷,甚至撲鼻的香氣、盛放的燦爛和凋萎的淒涼,都很輕易便在心中生出憐惜和愛意。這還不算名符其實嗎?自覺如此這般也便是愛花的表現了。從來沒有想過,有人愛花,愛到想在下一輩子修成一朵花。那力量令人禁不住要顫慄,方知我平常所謂的愛,太過輕浮了。

2. 一朵花的凋落

「盡一切的努力都不能阻止一朵花的凋謝,所以,讓我們在花凋謝時,仔細去看那一朵花的凋謝。」看見花落,回想花開的美好,抑止不住要神傷感慨。唐朝的元曉大師為了要人們明白人生無常,盼望人們懂得小心珍惜,真實地活在當下,說了這樣的話。我們時常為了花的凋萎而感覺悲傷,或者惋惜,卻對凋落的花失去興趣,從來沒有聽說有誰願意仔細去觀看一朵花的凋謝。因為知道花會枯萎,於是,聽到花開,馬上趕在

第一時間去看花。太遲恐怕花瓣紛紛墜落,空留一樹的枯枝和嘆息。

剛開的花,有新鮮的美,盛放的花,具艷麗的炫,花一綻開,應該立刻去觀賞,不要拖延等待,不然一旦等到兒兒凋零以後,後悔也已經來不及。

日本和台灣都有賞花的習俗,花季到了,開花的公園在那段時期成為熱門的旅遊景點。人們紛紛競相湧到花開的公園,為的正是觀賞鮮花盛開的絢麗,並且感受花開的美好。

日本人甚至把春天稱做「花時」,賞花叫「花見」,觀賞花期短暫的櫻花已經成為日本的文化。另一個詞兒叫「櫻花七日」,說的也是「剎時滿樹皆花,轉眼盡數飄落」。

花若凋零,只見一地繽紛落英,一切的盛況已經成為過去,來不及參與的人空留惋惜。就像過眼雲煙,逐漸地連記憶也薄淡了。再想去看,恐怕要等到明年此日。那些趕不及去觀賞的人,這時再說懊惱也已失去意義。

然而,到底沒有人曾想過去看一朵花的凋謝?朋友聽到這問題,回答我,你是傻的。

花凋的公園,摩肩接踵的遊人在瞬間都走光了。

可是元曉大師提醒了我,下次應該認真仔細地去看一朵花的凋謝。

那個時候,會生出什麼樣的感受呢?

3. 對看一朵花

近日頻讀詩,喜歡讀詩的那個時刻的自己,心總是要柔軟起來。

不照書頁一章一章順序讀,是翻閱式的,隨手翻到哪一頁,便讀哪一首:



■觀賞櫻花已經成為日本的文化。 網上圖片

「你未看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的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一讀再讀,不只是心被軟化,整個人都變得柔軟。

仔細想一想,那朵你沒去看它的花,和你一樣寂寞,無聲無息,不發光也不閃亮;同樣的一朵花,卻因為你願意去看它,在看着它的那一刻,它即時變成明艷亮麗奪目出色。

當你已知道,惟有相遇,才會產生動人的故事,你是不是應該時時都去看花?

其實誰不曉得人生實是大寂寞;但只要有一點時間,就抽空去看一朵花吧。每一回你趨近,和花對視至相應之際,你們的寂寞似乎一起被魔法解除,不只花的顏色變得出奇璀璨,連看的人你,也在瞬息間變得溫柔起來。

這不是深不可測的道理或虛構的幻想。世間萬事萬物皆如是。很多事情在你生活的周邊發生,你冷然以對,不關心不理會,那就等於無事。生命的旅程中,無論行經何處,總有許多擦身而過,但你漠然忽略,拒絕轉頭,拒絕留意,忽視冷落令你永遠也不知道,到底是誰人走過你身邊。



■野花遍地開。 網上圖片

不管生活有多忙碌,瑣事有多煩瑣,日子過得千頭萬緒或是沉悶無味,我們都應時常去看花,用一份熱忱的心,凝目專注和花交流;當情意生起,彼此都變得可親起來。生命因此充滿了期待。

4. 一朵美善的花

曲折的人生路上,無法避免不斷地遇到挫折、困難和壓力。我們一邊感嘆,一邊繼續行路,只是對人對事的態度愈來愈審慎,愈來愈漠然。

「因為了解,所以慈悲。」法國諺語沒錯。然而在生命的道路上,能夠真正了解你的人恐怕不多。人的內心和靈魂,毋需花時費神去砌牆隔離,虛偽面具掛得太久,已經脫不下來。

不過,僅要週上一個,已足以讓人感動感恩。年輕的孩子告訴我。面臨這一回難以彌合的生命挫傷,世界在剎時間轉為空洞而乏味,要不是身邊的幾個朋友,已經被抑鬱淹沒的孩子絕對不會復甦得如此迅捷。她因此心存感謝,並對自己許諾,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朋友陷入困境,曾經尖銳而冷僻的她,非常樂意去成為對方的好朋友。

「建黨偉業」

思旋

對香港人而言,「七一」是香港回歸祖國紀念日,然而,對中國共產黨黨員而言,「七一」是黨的生日。愛好粵劇迷心中的「紅船」是指十九世紀期間活躍於珠江河邊,是粵劇界之居所;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心中的「紅船」,是一九二一年七月間,十數名中共黨員代表包括李達、張國燾、毛澤東、董必武和陳獨秀派出的代表等原在上海召開的大會因受追捕而被迫轉移到嘉興南湖一艘小船上宣告成立。紅船精神領袖航九十年,走過風雨兼程艱辛路鑄就輝煌。今年「七一」正好是中國共產黨慶祝成立九十周年,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進入歷史新紀元。新中國成立六十二年,屹立世界已成強盛大國了。

香港文學作品的外語翻譯

詩幻留形

陳智德

香港文學作品的外語翻譯,散見於海內外期刊和專書,歷年以來數量也不少,只是缺乏整理和重視。外譯作品是讓國際讀者認識香港文學的主要渠道,也是「香港文學」這學科在國際學界立足的關鍵,正如我們靠翻譯來認識日本文學、俄國文學一樣,香港文學作品的外語翻譯,最終也只是香港文學這「界別」內的事,也是香港文學在國際形象方面的事,香港社會長期以來不重視香港文學的創作、研究、教育和翻譯,原因很複雜,我們都大概了解卻很難解釋清楚,令很多多外地人,包括中國內地和台灣讀者都莫名其妙,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厭其煩地,用老掉牙的「文化沙漠」一詞來概括我們,長年累月後已形成「烙印」效果,使部分香港官員和市民也沿用別人的貶稱來介紹自己。

生活語錄

吳康民

如果你看過廣西陽朔的《印象·劉三姐》的演出,你一定對杭州同樣實景演出的《印象·西湖》,不會有太大的驚喜。自從《印象·劉三姐》創造了實景演出成功實例以後,全國的《印象·××》大概起碼有六七家。除了《印象·西湖》之外,好像雲南有《印象·麗江》,海南有《印象·三亞》之類。《印象·劉三姐》是張藝謀設計的,於是他成了這類實景演出的設計大師。任何一個《印象》都掛上他的名字,究竟是利用他的名氣,還是他真的心思去設計和創新,誰也不知道。

《印象·杭州》

《印象·劉三姐》我看過兩次,那是景觀、歌甜、故事清新。但像麗江那樣「甲天下」的山水,並不是各地風景區都可以比擬的。西湖雖然風景秀美,但它沒有瀟江那麼廣闊,有水無山,與瀟江相比差了一截。「劉三姐」以民歌對歌風靡一時,《印象·劉三姐》雖然不是劉三姐本人歌唱,但因為她的歌聲已經流傳一時,實景演出中唱劉三姐的歌,播劉三姐的歌,已經具有魅力。《印象·西湖》沒有這個先天優勢。《印象·西湖》沒有一個連貫的故事,全靠激光造型搭起全副,變成以彩色繽紛來造價城市的,對激光的色彩已經沒有太大的興趣了。杭州的朋友對我們說,這個實景演出,杭州人是不看的,看的大部分是外地的遊客。同樣,杭州人也不願去「樓外樓」就餐的,去吃的又是外地的遊客。